

消失的17岁

17 &
Gone

Nova Ren Suma

[美] 诺瓦·伦·苏玛——著
刘丽洁——译



**MISSING
PERSON**

Date of Birth: June 20, 1995

Missing Date: September 2, 2012

Age: 17 years old

Gender: Female

Race: Caucasian

Height: 5 feet 7 inches

Weight: 110 lbs

Location: Orange, NJ townhouse construction site

被诅咒的17岁，
女孩一个接一个消失，
寻人启事是她们存在过的唯一证据。

CI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CS BOOKY

消失的17岁

Nova Ren Suma

[美] 诺瓦·伦·苏玛 —— 著

刘丽洁 —— 译

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精英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失的17岁/(美)苏玛著;刘丽洁译.—长沙:
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4.7
书名原文:17 & Gone
ISBN 978-7-5404-6768-5

I. ①消… II. ①苏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7881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18-2014-012

17 AND GONE By NOVA REN SUMA

Copyright © 2013 by Nova Ren Suma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YSTEL &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,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
Media Co.,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上架建议:外国文学

消失的17岁

作者:[美]诺瓦·伦·苏玛

译者:刘丽洁

出版人:刘清华

责任编辑: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蔡明菲 潘良

策划编辑:马冬冬

特约编辑:汪璐

版权支持:文赛峰

营销支持:尤艺潼

封面设计:棱角视觉

版式设计:张丽娜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208千字

印 张:8.5

版 次: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: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6768-5

定 价:32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84409925)



谨以此书献给对我关怀备至的母亲
和18岁邂逅并相伴至今的艾瑞克

目录

楔子 001

第一部分 寻人启事 003

她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。我的脑海隐约闪过一颗火星，它迅速在我浑身上下燃烧开来，令我感觉不到周围的严寒。这是我过去从未有过的感觉。此时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必须找到她。

第二部分 消失的菲奥娜 053

“不，她不会的，”菲奥娜·伯克说道——不过，我的确记住了那张脸。我在墙角转过身，偷偷瞟着他。他的上嘴唇淹没在大胡子当中，本来很小的脑袋上长着一双更小的眼睛。

第三部分 夏恩，以及…… 121

我又变成独自一人，我细细感觉，但自己耳边一丝气息也没有。

夏恩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？难道只是想向我倾诉她的故事吗？

第四部分 尾声 245

我的声音告诉我，或者是我身体中某个无声的部分告诉我，或者是我头脑中的神经突触爆开，绽放出一幕由踢踏步和飞舞的谎言组成的歌舞剧，告诉我，无论我认为自己知道什么，自己都错了。

作者后记 263

致谢 264

楔子

每天都有女孩失踪。有人翻窗离家钻入陌生的汽车，或者留下告别的字条，或者没有只言片语，甚至跨出国境；有人招手叫停路过的汽车，挤进满满当当的后座，甚至坐在他人腿上，或者把自己蜷缩成一团，或者把身子探出车顶窗，发出胜利的呼喊。她们的出走究竟是经过精心策划，还是一时冲动，旁人无法探知。有些女孩会冲阻拦的人大喊大叫、拳打脚踢，恨不得把人家的眼珠子抠出来。但最终，这些女孩都无法到达原定的目的地，而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们的经历无人知晓，她们的结局变成一个个不解之谜。这些女孩全都失踪了，而我，是唯一见过她们的人。

我知道她们的名字。我也知道她们的归宿，那个地方深不可测、诡秘异常，就像亚特兰大市空磨坊路荒宅中的古井，无声无息地将城里的狗吞入口中。

我想把这些女孩的经历公之于众，为其他人敲响警钟，我甚至还想去把她们都追回来。要是我当时认定其他人会相信我，我早就这么做了。

有些女孩像艾比，骑车进入苍茫的夜色；有些女孩像夏恩，逃出魔窟后义无反顾地奔向自由；有些女孩像麦迪逊，怀揣神秘电话号码，两眼发光地踏上进城的巴士；有些女孩像伊莎贝斯，明明知道有危险，却还是固执地钻进别人的汽车；有些女孩像特里娜，失踪后都没有人屑于去寻找

她。还有些女孩，警察永远无从知晓她们的名字，因为根本不会有人去报告她们的失踪。

今天还会有一个女孩失踪。此刻，她也许正在寒风中裹紧脸上的围巾，颤抖着从衣兜里掏出车钥匙，钻进她停在暗处的汽车。快速驶离的时候，她兴许会瞟一眼附近餐馆明亮的橱窗。接下来，当她驶出我们的视线，幽灵之手可能将她攫住，公路边的人行道可能将她吞没。而这个女孩留下的唯一痕迹，或许就是那条掉在黑色冰屑上的羊毛条纹围巾。如果此时正好驶来一辆汽车，防滑轮胎碾轧过围巾并把它卷走，那么这唯一的线索，也将不复存在。


我可能搞错了。

我说我是错的。

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幽灵之手。

因为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正在注视这些女孩中的一个，就像注视着我们班自修课上那个讨厌数学的女生，她在三角学课上备受煎熬，只好用涂鸦来打发时间。

我想，这一切就这么简单。没有反抗，没有任何阻止的办法，女孩们就这样一个个地消失——艾比、夏恩、麦迪逊、伊莎贝斯、特里娜和其他女孩。我确信，她们的遭遇，一定会在我身上重演。



第一部分
寻人启事

她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。我的脑海隐约闪过一颗火星，它迅速在我浑身上下燃烧开来，令我感觉不到周围的严寒。这是我过去从未有过的感觉。此时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必须找到她。



寻 人 启 事

艾比盖尔·辛克莱

案件类型：危险性出走

出生日期：1995年6月20日

失踪日期：2012年9月2日

目前年龄：17岁

性 别：女

种 族：高加索裔

头 发：棕色

眼 睛：棕色

身 高：约174厘米

体 重：约54公斤

失踪地点：美国新泽西州奥兰治联排公寓区

基本情况：艾比盖尔（常被称作艾比）于9月2日被报告失踪，但人们最后见到她可能是在7月29日或7月30日，在位于纽约州松崖的松崖女子中学夏令营。有人称她在晚上9点熄灯以后，骑着一辆蓝色施文自行车离开营地。她当时身穿夏令营实习辅导员的T恤衫和红色短裤，鼻子上还穿了鼻环。她的家人认为她并没有返回新泽西。

如有任何关于此人的消息，请联系：

松崖警察局（纽约州）1-845-555-1100

奥兰治联排公寓区警察局（新泽西州）1-609-555-6638



1

她叫艾比盖尔·辛克莱，我叫她艾比。棕色头发，棕色眼睛，17岁，来自新泽西州。隆冬里最寒冷的一天，我在河边发现了她，当时她失踪已经好几个月了。

艾比的故事，要从我家乡周围的松树林讲起。秋去冬来，暑热已经消退得无影无踪。天空愁云低垂，宛如一片片烟灰色的肺叶，因疾病而萎缩变形，没有人抬头仰望。雪片落下，干枯的树木在寒风中战栗，诉说着它们的秘密，没有人停下倾听。直到我的到来。

我是被迫停下来的，都是因为我那辆破车。似乎有人对引擎动过手脚，车之前在大道上行驶一路都没事，偏偏到这里，在这个松树窃窃私语的鬼地方熄了火，把我困在这里。

事实上，我每天开车都要经过这里——去上学，或者去松崖郊区的首得惠^①超市，在那里采购日常用品，并在工作日的一个下午和星期六全天去做兼职收银员。这条旧高速公路与11号公路交会的地方，我应该已经路过不下几百次了。可是在此之前，我都没有注意到她。

① 译者注：首得惠（Shop'n Save）是美国大型连锁超市之一。

我的车子刚一抛锚，她就出现了。在这个寒冬腊月的清晨，她好像一缕轻雾，从小城陡峭的铁道路基下冉冉升起。

艾比·辛克莱，就在那个十字路口。我指的并不是她活生生地站在那里，跷起拇指，头发被风吹得凌乱，裸露的膝盖冻成青紫色。我第一次见到的艾比，只是一张照片，一张印在她寻人启事上的学生照片。

路口的信号灯变绿，汽车纷纷前行，我的车子却停滞不前。我被悬挂在公路上方的传单吸引住，上面艾比的黑白照片已经风化，她的前额上方写着两个黑色的大字：寻人。

我记得自己当时朦胧地感觉到后面车子的鸣笛响成一片，然后纷纷绕行超车，有的司机摁着喇叭经过的时候，还对我打起了响指。我记得自己当时动弹不得，车子的引擎无法发动，我浑身的骨节也被锁住一般。绿灯在头顶上方闪烁，很快变成黄色，又闪了两下，变回红色。我不能抬头观看信号灯，只能从紧握方向盘的双手的反光感觉灯的变化。我的指关节从绿色变成黄色，现在又变成红色。

前面旧高速分岔的地方，几株松树顽强地抵御着寒风的侵袭。几星期以来的积雪沉甸甸地压在松枝上，但松树依然随风摆动。松树间的路基和公路都银装素裹，上面一个脚印都没有。一个电话亭孤零零地伫立在岔路中央，上面张贴着失踪女孩的正面照片，宛若画廊白墙上悬挂的海报。

我走下车来。车门大敞着，车钥匙还在打火机里，背包还在副驾驶座上，我却全然不顾，穿越十字路口，径直向松树林走去。对面驶来一辆皮卡车，司机看见我连忙减速，车子侧滑向路边，尖锐的喇叭声立刻响起。背后一辆轿车与我擦身而过，轮胎几乎要碾轧过来。不过，没等撞上保险杠，我就已经闪到一旁了。我模糊地意识到一辆巨大的黄色汽车就停在身后，那是我们的校车，是我取得驾照攒钱买车之前一直乘坐的交通工具。

不过这时，我已经离电话亭越来越近了。

我踏着积雪，一步步向电话亭走去。海报陈旧不堪。距离人们最后见到她已经过去很长时间。她的照片已经被复印了太多次，脸部的细节都已经看不清楚了，一层层黑色的油墨更是让她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，加上风吹日晒和雨雪侵蚀，我们只能分辨出照片上是一个女孩，她可能是任何女孩，仅此而已。

讲这些，我是为了表明她本可以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本可以只是一张我在冷天看见的贴在电话亭上的照片，本可以是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想起的一个路人。

然而，我很清楚，她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。我的脑海隐约闪过一颗火星，它迅速在我浑身上下燃烧开来，令我感觉不到周围的严寒。这是我过去从未有过的感觉。此时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必须找到她。

寻人启事上只有基本的信息。她17岁，和我一样——我上星期才刚满17岁。她是在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夏令营里失踪的——虽然夏令营举办的地点松崖离我们这儿不远，紧挨着我们这座城市所在的陡峭山坡，从山上可以鸟瞰灰白沉闷的哈得孙河。沿河行驶的通勤火车，白天几乎每个钟头就有一班在此经停，晚上则不停站，悄然通过，夏令营就因此关闭了。

我把寻人启事从电话亭上轻轻撕下来。看得出来，它是用胶带粘上去的，胶带围着电话亭粘了好几圈，以防照片掉到雪地里，或者被汽车排气管突然喷出的尾气吹掉，飘落到通往纽约州的高速公路上。告示的文字部分都被透明胶带所覆盖，免受几个月来日晒雨淋的侵蚀。这些胶带粘得很紧，我几乎没办法把她的脸给撕下来。

我再次穿越十字路口，引发了更多汽车鸣笛，当我好不容易回到车子跟前，我看见某个大善人（或者只是装成大善人趴在我车下的人）把自

己的汽车停在马路牙子上，过来帮忙。他摆弄了一下发动机，又说风扇皮带可能断裂了。一股灰烟从排气管冒出来，喷到那人的脸上，然后袅袅升起，汇入天空灰白色的浓云，这些浓云仿佛是恨的污迹，威胁人们要降下更多雪来。接着，有人过来把车子拖走，拖车费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。然后，因为外面实在太冷，我又不得不坐在修车行油乎乎的折叠椅上等了一个小时。直到他们把汽车修好，我才迟迟赶到学校，也才有时间独自一人安静下来，仔细看看撕下来的告示。

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杰米和蒂娜，或者其他任何人。我谁也不想说。这是我一个人的发现，我要严守这个秘密。

我的心脏不规律地跳动了一下，此刻，我几乎听到了心跳的声音，这如同从体外扔进身体的心跳，令我不得不怀疑，汽车里面难道有两颗心脏在跳动吗？

的确是——只是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罢了。此刻我才意识到，她一直在跟着我。



2

我把车子停在了高年级学生的停车位^①上，虽然自己并不是高年级的

① 译者注：美国高中停车场的停车位分为faculty lots（教职工停车位）、senior lots（高年级学生停车位）、visitor lots（访客停车位）以及handicapped lots（残疾人停车位）等。

学生。我把引擎熄了火，坐在那里，拿起了寻人启事。这张纸跟我的手指一个温度，所以我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冰凉。

我努力把告示在方向盘上铺平，尽可能捋平她脸上的折痕，以便看清上面究竟说些什么。

他们称她是“危险性出走”。“危险”二字映入眼帘，我心里闪过一丝恐慌，不过，现在，我知道，所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离家出走，都被定义为“危险性出走”。在寻人启事的告示中，未成年人不是“危险性出走”，就是“危险性失踪”，都是“危险的”，绝不是“她可能没事，但根据法律规定，我们必须调查”的那种失踪。

而且，艾比曾经处于危险之中，这我能感觉到。

我反复端详这张告示，搞清她的家乡、她头发和眼睛的颜色、她的身高和体重。上面说她在被报告失踪前就已经不见了，我不明白个中原因。我并不知道，她习惯把心仪男孩的名字写在胳膊肘内侧，之后又吐口水或用橡皮把它擦掉。这些信息告示上没写，而是后来她告诉我的。

我本应该把这张纸装进衣兜，然后走进教学楼。如果是这样，接下来的一切都会截然不同，可就在这时候，我看见一道光。

我的道奇车装有那种内置在仪表盘里的点烟器，摁下音响旁边的按钮，里面就会产生热量，橘红色的火苗蹿出来，就能把烟点着。我买这辆车好几个月了，还从没用过它的点烟器。

此刻，按钮被按下，仪表盘里闪出橘红色的火光，仿佛有人伸出胳膊，点燃了一根香烟。这是幽灵的香烟和幽灵的胳膊，因为这时车里只有我，只有我一个人。

我默默告诉自己，一定是自己停车的时候碰到了点烟器，或者是修车的技师把它搞坏了，以至于点烟器被打开。我安慰自己，它一直都是开着的。

我向车窗外望去，停车场就是学校屋脊下的一片白色空地，静悄悄的，没有任何异样。

突然，外面有什么东西一晃而过，似乎是有人快速从学校那头跑到这头，一个红衣人。

我的太阳穴狂跳起来，吓得闭上双眼。寻人启事从紧攥着的手里滑落，我听见它掉到车里。眼前冒起了金星，这些小星渐渐聚合成一颗大星，最后变成她左鼻孔佩戴的闪闪发光的氧化锆晶体。

我睁开眼睛，一眼就在车子的后视镜里看到了她，像太阳黑子般明亮炫目，不知是我的眼睛已经调整过来，还是她的亮度有所减弱，过了半晌，我终于能够看清楚她了。

她坐在车子后排中央的可拆卸座位上，这一星期我都想拆这个座位却没有去拆，仿佛是事先预见到了她的光临。这个座位就在我后面，我却并没有转过身去。我满可以说是自己不想突然改变姿势，以尽量不把她吓跑，但事实是，我根本无法动弹，我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我的使唤了。

后视镜里只能看到她眼睛以下的部分。她蜷曲着身子，肩膀探向前方，下巴靠着裸露的双膝，小腿上布满紫青的瘀伤，整个人看起来似乎是刚刚爬过停车场结冰的沥青路面，被车子刮得伤痕累累，最后才来到我的车上。

这就是从寻人启事上下来的艾比盖尔·辛克莱。我能嗅出她的味道，像一丛点着的头发，炙热刺鼻。

她摊开双臂，膝盖往下挪了挪，我注意到，她的T恤衫上印着夏令营的名称和一幅配图：一位蒙面少女从三棵松树顶上冉冉升起，仿佛正被什么力量带走。她衣服上布满尘土和泥巴，所以，胸口上方的“辅导员”三个字要费点劲才能辨认出来。T恤衫的下面是一条红色短裤，带着白色窄

道的运动条纹。她那天参加了色彩大战^①主队的比赛，这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

她让我看了她当晚穿的是什么衣服，然后就消失了。然而，即使在当时，我也知道，她的意图并不在于展示她失踪当晚的衣着打扮。不管她当晚穿了什么，都无法逆转事情的结局。即便她穿的短裤更长一些，或者红得不那么鲜艳，即便她当时穿的是浴袍，或是扮作卡通熊，即便她当时穿着超短裙，或是伊斯兰女子的蒙面长袍，也不会让她的遭遇有任何改变。

关于她的故事，我所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。

“艾比盖尔？”我叫道，声音小得只有蚊子能听见。

没有回应，我不由自主地把视线移到别处。这时，眼前忽然升腾起呛人的浓烟，透过烟雾，我看到了她当晚失踪时看到的情景。对于这一切，我不用置疑，甚至也不用去确认，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，有五根手指搭到了我的手上。

我渐渐意识到：她不喜欢别人叫她艾比盖尔。好吧，我再也不叫就是了。

她确实是骑着一辆自行车离开了营地，不过不是寻人启事中说的蓝色，而是绿色。我所看见的——也是她想让我看的——是我车子后视镜里滚动出的移动画面，我仿佛是在空荡荡的剧院里观看家用投影仪播放的电影，而观众只有我一个人。

画面中的她骑着亮绿色的自行车，一阵风般驶入茫茫的夜色，散开的长发随风飞舞。那辆破旧生锈的自行车，是她从辅导员车库借来的。公路

① 译者注：色彩大战（Color War）是美国学校和社会组织的夏令营中经常举行的活动，参与者被分成不同小组，每个组用一种颜色来代表，小组间通过各种竞技比赛来赢取积分，积分最多的小组成为最后的胜利者。